

乐亭大鼓精品送

刘兰芳



中国文联出版社

序

侯志宇

滦南是一方文化的沃土，也是诞育文化英才的摇篮。就在这里，冀东文艺“三枝花”破土绽放，也是在这里，成兆才、张绳武、靳文然一代艺术宗师成长、扬名。滦南能跻身全国文化先进县行列，我想，这首先得益于我们拥有如此灿烂的传统文化。做为后人，对于世世代代那些献身民间艺术、扶植民间艺术的先人们，我们是该躬身叩谢、永志不忘的。

乐亭大鼓作为“三枝花”之一，其艺术魅力是独特而神奇的。两个人就是一个演出团，不用搭台，无需道具，一鼓一弦一扇一板便可开场。更奇的是，过去在民间演出中，演员、伴奏员中盲人参半。如此简朴的条件，却创造了流传几百年的不朽艺术，这是其它艺术种类难以比拟的。

身为冀东人，我对乐亭大鼓是充满深爱的。那跌宕起伏的旋律，如咏如叹、如泣如诉的声腔，那缕缕乡韵勾起的浓浓乡情，总是经年不忘，历久弥新。常惋惜如此艺术却没有鼓词文本，单纯的口头传唱造成了许多误语，也造成了一些段子年久失传。所幸，县文体局把搜集整理鼓词做为抢救文化遗产、填补历史空白的大事，利用一年多的时间，编辑出版了这本《乐亭大鼓精品选》，这实在是文

序

化研究史上的一件大事，是曲艺界的幸事，更是广大乐亭大鼓听众的喜事。

这本《乐亭大鼓精品选》，有取自经典名著的片段，有世代传唱的神话，也有来自民间的传说故事，惩恶扬善是这些唱段的不朽主题。本书的问世，改写了乐亭大鼓自诞生以来全靠口头传唱的历史，我们把这些散失民间的精彩段子郑重地请进艺术的殿堂，这对于文史研究、对于传承和发展这一地方艺术都将有不可估量的作用。

乐亭大鼓是纯粹的民间艺术，具有鲜明的地方特征和民族风格。正是因此，乐亭大鼓才具有旺盛的生命力。邓小平同志指出：“各种民族艺术、各种艺术形式都应在文艺园地占有自己的位置。”在艺术领域，只有地方的才是全国的，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乐亭大鼓这一艺术形式不仅倍受冀东人民的欢迎，也深受全国观众的喜爱。这一点，乐亭大鼓《碧海丹心》在全国获群星奖金奖就足以证明。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随着社会发展，人们对艺术的欣赏需求日趋多元化，乐亭大鼓这一传统艺术无论形式还是内容，也都面临着改革创新的挑战。值得欣慰的是，这方面，我县的文艺工作者已经而且正在做出努力。

中国共产党始终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繁荣文化事业，我们重任在肩、责无旁贷。愿乐亭大鼓这一曲苑奇葩开得更艳，愿滦南文艺之园百花竟香。

2001年4月

目 录

序.....	(1)
双锁山.....	(1)
大闹天宫	(19)
红娘下书	(32)
三下寒江	(48)
芦花荡	(58)
草船借箭	(68)
单刀赴会	(76)
蓝桥会	(87)
庙 会	(99)
误入白虎堂.....	(107)
饯 行.....	(115)
野猪林.....	(126)
风雪山神庙.....	(135)
鞭打芦花.....	(143)
杨八姐游春.....	(155)
汾河湾.....	(164)
樊金定骂城.....	(175)

目 录

增和桥.....	(188)
恩情听琴.....	(193)
收姜青山.....	(205)
踢“鬼”的故事.....	(213)
婆媳情深.....	(220)
兔为媒.....	(224)
要条件.....	(232)
流血的教训.....	(236)
怕.....	(246)
碧海丹心.....	(250)
编后记.....	(254)

双 锁 山

〈西江月〉君保南唐报号，
 路过双锁高山，
 扯旗砸牌惹祸端，
 山下一场征战。
 金定爱慕君保，
 飞抓擒拿上山，
 真情连志缔姻缘，
 夫妻同把功建。
 陈桥兵变炎宋兴，
 南唐北宋起战争，
 赵匡胤兵伐寿州地，
 就与南唐大交锋。
 两军阵前打一仗，
 南唐败阵北宋赢，
 不料想，中了南唐空城计，
 只困得里无粮草外无救兵。
 有一位东床驸马高怀德，
 匹马单枪苦战争，
 寡不敌众难取胜，
 失机败阵退回城。

双锁山

幸有那勇猛善战的卤郑印，
闯出重围搬救兵，
搬来了陶氏三春领人马，
前部先锋赵芙蓉。
且不言大兵杀奔寿州地，
单表那背母私逃的君保——小高琼。
高君保，要到南唐去报号，
匹马单枪奔往寿州城。
这一天，小将催马正往前走，
迎面前，有座高山把路横。
在那路东里，红旗下闪出大言牌一面，
朗朗大字写得清，
上写着：双锁高山单凤岭，
女寨主刘金定占此山峰，
年长二九一十八岁，
直到如今未把婚成，
有人若从山下过，
得留下真姓和实名，
还得与姑娘比比武，
要见一个高低胜败与输赢，
抵得住姑娘的刀马艺，
请上高山大拜花灯，
抵不住姑娘的刀马艺，
想过此山万不能。
君保看罢冲冲怒，
无名大火往上升。
骂：“丫头，立牌招夫太狂傲，

藐视天下众英雄！”

行说着，梨花银枪抖几抖，

“喀哧哧”把大旗穿了一个透窟窿，

把银枪挂在得胜钩上，

背后取出兵器一宗，

竹节钢鞭赛虎尾。

单膀攒劲力无穷，

只听“啪喳”一声响，

把招夫牌砸了一个碎零零，

高君保，扯旗砸牌刚要走，

惊动了王凯喽罗兵。

小王凯正在山头站，

连把小将叫几声：

“扯旗砸牌你莫走，

你等我与我们姑娘把信通，

你若等着是好汉，

你若走了非英雄！”

君保说是：“好好好，

我正要会会这个蠢妇精，看看这丫头有何能！”

小王凯，立时转身上山寨，

霎时来到聚义厅，

见了丫鬟说一遍，

小丫鬟急忙跑到绣楼中，

见了金定尊小姐：

“禀姑娘，山下出了大事情，

山下来了一小将，

那小子，本是一个混账虫，

双锁山

扯旗砸牌还不算，
骂得咱言语不好听，
他骂别的咱不恼，
绝不该骂咱们，山前的，山后的，山左的，山右的，
山前山后山左山右八斤半的母兔子啊……”

(白)小姐说：“怎么样？”

丫鬟说：“人家说你成了精。”

金定闻听冲冲怒，
只气得柳眉直立她把杏眼圆睁，
银牙锉的“喀哧哧”地响，
小脸蛋儿气了个红了紫紫了红，唇似靛叶那般青。
三声喝破了樱桃口，
恰好似搓碎一朵茉莉花儿红，
描花腕点指泼口骂，
大骂：“山下的小狂生，
山前山后访一访，
姑娘我不是一盏省油灯，
我若下山拿住你，
定把你抽筋扒皮剜了眼睛！”
刘金定，一行说着把楼下，
霎时来到更衣厅，
顶盔贯甲升了大帐，
她把那令旗令箭抱在怀中。
挑选了丫鬟整八个，
又选五百喽罗兵，
复又启齿开言道：
“叫马童你是听，

双锁山

快到那养马棚鞴过来你姑娘那一匹咴儿咴儿乱叫、四蹄暴跳、鬃尾乱奓，日行千里、夜走八百、冲锋走阵、光羸不输的那匹桃红胭脂马，

叫丫鬟你是听，

快到那宝刀楼抬过来你姑娘那一口纯钢打、巧匠造、造就的“唏铃铃、哗铃铃，上面衬着小金铃、杀人不见血的那口绣绒刀，

姑娘我要出征。”

下边答应说：“得令！”

抬刀鞴马不消停。

刘金定，欠身离座向外走，

寨门外，提刀上马把令行，

令旗一摆行人马，

猛听得“咚咚咚”惊天动地炮三声，

人马犹如潮水涌，

队伍行列分得更清。

走过来：

一队兵弓箭手待令放箭，

二队兵藤牌手手把刀擎，

三队兵三股叉叉盘响亮，

四队兵四棱铜铜放光明，

五队兵五虎钩钩人落马，

六队兵六合枪枪衬红缨，

七队兵七星剑剑光夺目，

八队兵八棱棒棒打敌兵，

九队兵九星锁锁马入阵，

十队兵十面埋伏百倍威风。

双锁山

刘金定坐在马上传将令，
叫一声：“大小头目要你们听，
我说大小头目们，
道要是宽了你们排队走，
道要是窄了你们缕缕而行，
倘若是下山走乱了队，
人家说，姑娘我们年轻（啊），不会用兵。”
一声令下如山倒，
哪个大胆敢不听，
人欢马乍如潮涌，
威风凛凛下山峰。
高君保，双锁山下正等候。
但只见，高山以上发来大兵。
猛听得，号令儿相随着催阵的鼓，
一阵阵“咕嘟隆咕嘟隆”地震耳鸣，
两杆大旗分左右，
“呼嘟啦呼嘟啦”飘摆在半悬空。
临阵的头目到切近，
又往后边瞧，
数不清一层一层层层的那么些个众兵丁。
八个丫鬟开着马道，
在那红旗下，有一匹桃红战马“叭嘟啦”往外冲，
马鞍桥端坐着一员女将，
想必是为首的丫头下了山峰。
只见她，凤翅金盔头上戴，
光华闪闪耀眼明，
在那两肩下，滚浪滔滔狐狸尾，

又往脑后瞧，左右飘摆雉鸡翎，
身披大叶黄金甲，
彩凤团花罩甲征袍绣得精，
护心宝镜如明月，
勒甲丝绦九股拧成
袜裙宝带宽有四指，
杀人的宝剑就在鞘内盛，
五彩战裙遮马面，
密密匝匝上钉金钉，
下身的中衣本是鹦哥缘，
黄金宝鎔放光明。

骑一匹：熟走阵、貫冲锋、冲锋走阵的桃红马，
双手托：追军命、取将魂、追魂取命的绣绒大刀亮
又明。

只见她催动人马把山下，
摆开阵势要交锋。
转眼间，金定催马到切近，
高君保用枪一指把话明，
说道是：“少爷等你多一会，
来来来，见一个高低胜败输与赢！”
刘金定，勒马擎刀仔细看，
见敌将连人带马好似粉妆成。
看光景年龄不过二十岁，
少年英俊甚是威风，
浑身上下似银砌，
能人制就的百花名。
芍药花的银盞头上戴，

双锁山

珍珠花两朵素白花的缨，
柳絮花粉白银叶甲，
雪花的征袍上绣团花龙，
胸前挂向日莲花护心宝镜，
兰草花的丝带系在腰中。
壶中密摆刺梅花的箭，
豆角花的洒带首菊花的弓。
蒺藜花的飞抓在马鞍桥上挂，
系一条猩猩血染红绒花的绳，
竹节花的钢鞭捎在他的马后，
金银花的宝剑就在鞘内盛，
皂角花的靴子挑着葵花镫，
八宝花的鞍韂上绣着万年松，
坐骑一匹玉簪花的马，
他把那梨花银枪双手擎。
奴家我们爱他：菊花梅花是位花花美男子，
张张嘴儿说句话，一阵一阵阵阵的桂花味儿的
那么样儿的好听。
刘金定看罢多一会，
腹内辗转暗暗叮咛：
这小将身材相貌甚是齐整，
我倒要试试他的武艺精不精。
立时间，“嘎嘟啦”催马到切近，
她把那绣绒大刀举在空，
照君保立劈华山往下剁，
高君保托龙架海忙遮迎。
他二人并不答话战一处，

大展奇才各显能。
四只膀臂空中舞，
八个兽蹄地上蹬。
这一个刀砍似闪电，
那一个杀法骁勇武艺精通，一杆枪好似入海蛟龙，
真乃是，棋逢对手难藏性，
将遇良才各显能，
刘金定刀砍不离天灵盖，
高君保枪扎不离两膀和前胸，
他二人疆场大战数十趟，
并未分谁胜谁败谁输共谁赢，
刘金定一行交战心暗想：
这小将枪急马快武艺出众，称得起出乎其类，拔乎
其萃，盖世无双的美貌英雄，
此人有才又有貌，
与奴配婚正相应，
我们二人成婚配，
定能够建功立业扬美名。
刘金定想罢多时主意打定，
绣绒刀架住枪杆说：“你消停！
慢着动手慢动手，
奴家有话要说清，
我问你，家住哪州并哪县，
通上你的姓来报上你的名，
适方才扯旗砸牌因何故？
奴虽不怪要你说清。”
君保说：“要问我的名和姓，

双锁山

好比那宏雷贯耳皓月当空。
家住山东东昌府，
天娥岭上有门庭。
头辈爷爷高檀盛，
本是两榜进士公。
二辈爷爷高文举，
御笔亲点状元红。
三辈爷爷高思继，
曾与存孝拜弟兄。
高行周本是我的老祖父，
高平关上大有名，
一人执掌两口印，
代管山东六府兵。
子不言父高怀德。
本是东床驸马公，
芙蓉皇姑是我的母，
少爷我本是金枝玉叶生，
姓高名琼字君保，
南唐报号路过此山峰，
丫头你立牌招夫太狂傲，
少爷我扯旗砸牌仍觉气不平，我要你下马求饶快
把礼行！”

金定听罢了前后话，
把小嘴儿“咕崩”了好几“咕崩”：
“我当你是哪一个，
原来是高门的贵相公，
怪不得说话带着山东味儿，

侉拉不唧儿的那么好听。
奴家问你你当问我。
你不问我我偏告诵，
头辈爷爷刘明远，
二辈爷爷刘汉中，
三辈我父刘大奈，
在河东刘王的驾前把臣称。
我的母亲老诰命，
受过刘王三次封。
大哥刘龙二哥刘虎，
刘金定就是我的名，
年长二九一十八岁，
直到如今未把婚成。
小将军，咱二人年貌武艺都般配，
来来来，请到高山把亲成。”
“呀呀呸！”君保闻听高声喝，
骂一声：“黄毛丫头要成精，
婚姻大事应该慎重。
你这样脱口而出看得太轻，
招夫牌朗言大话骄傲任性，
少爷我要管管你，不容丫头眼目空，看看你能是我
能！”
说罢拧枪分心刺，
刘大姑娘摆开大刀忙遮迎，
绣绒刀架住了梨花银枪杆：
“小将军住手吧，你且消停，
奴自幼，读过诗书也学过武艺，

双锁山

昼夜习文夜习武苦苦地用功，
学成了六韬三略武子兵法，
习就了排兵布阵察地安营、刀马纯熟武艺精通。
小奴我终身大事看得重，
要配一个才貌双全的盖世英雄。
虽然说普天之下豪杰广，
我埋头在深山却不知情，
英雄做事须磊落，
不学那虚虚假假的世俗情，
因此才大言设牌会骁勇，
真凑巧，今日与将军得相逢，
小将军请请请来请请请，
请到高山大拜花灯把亲成。”
君保闻听微微冷笑，
连把丫头叫几声：
“你少爷我倒愿意应婚事，
你来看，我手中长枪它不愿应！”
一句话，当时气坏刘金定，
说：“姓高的，你这样发狂理不通！
来来来，有什么本领你只管使，
大料你难把姑娘贏，
若叫你在我的马前走两趟，
就算你姑娘学艺不精！”
行说着，催马抡刀杀上去，
高君保提枪应战抖威风。
“叭嘟啦”，两匹马跑似闪电，
光闪闪，刀枪并举亮又明，